

# 列寧論作家

呂 熒 輯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列寧論作家

呂 熒輯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文 藝 理 論  
列 寧 論 作 家

輯 譯 者 呂 愛

《本書係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所出列寧全集(一九五一年第四版)輯譯》

\*  
\* \*

有 版 權

1952年10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6000冊

1953年2月第二版上海印6001—12000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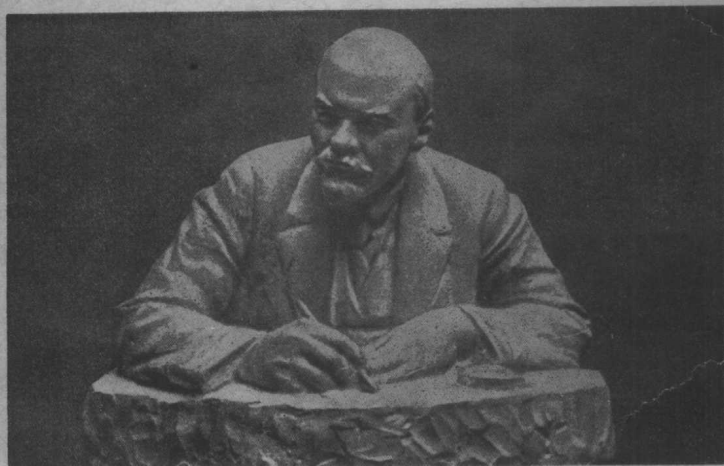
書號(329) [1128] 定價 ¥ 7,9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 藝 印 刷 廠 承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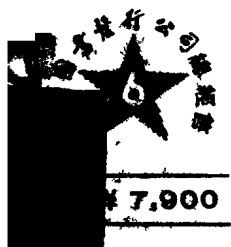
\*  
\* \*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列 寧 像 (雕 塑)

H. A. 安 德 萊 葉 夫 作



(AB 5) / 09

# 目次

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一
列寧論作家·····	一三
論伯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	二五
論拉吉希柴夫·····	二二
論伯林斯基·····	二四
論赫爾岑·····	二九
論車爾尼雪夫斯基·····	四三
論杜布羅柳波夫·····	六二
論畢沙萊夫·····	六五
論謝甫琴珂·····	六八

論屠格涅夫·····	六九
論涅克拉梭夫·····	七四
論薩爾蒂科夫——謝德林·····	七九
論烏斯賓斯基·····	九五
論瑪雅科夫斯基·····	九七
論綏拉非摩維奇·····	九九
論巴比塞·····	一〇〇
論約翰·李德·····	一〇三
列寧論托爾斯泰·····	一〇五
列甫·托爾斯泰，一面俄國革命的鏡子·····	一〇九
列甫·托爾斯泰·····	一一八
轉變沒有開始嗎？·····	一二六
列甫·托爾斯泰與現代工人運動·····	一三〇
托爾斯泰與無產階級的鬪爭·····	一三四
「躲躲藏藏」的英雄們·····	一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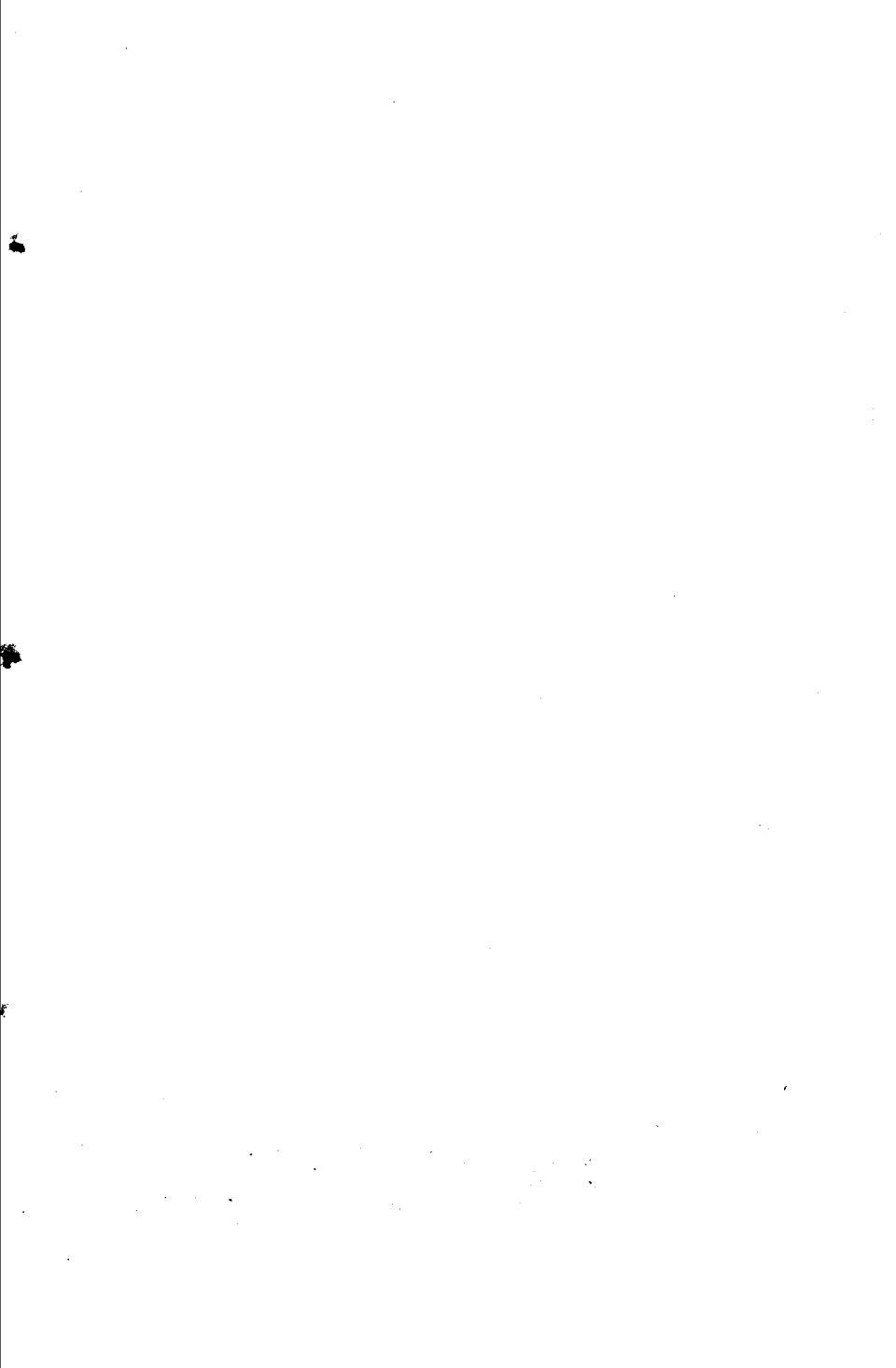
列市·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一四七

列寧論高爾基……………一五

輯譯後記……………三



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十月革命●之後在俄國造成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新條件，在日程上提出了黨的文學的問題。非法的刊物和合法的刊物的分別，專制的俄國，農奴制時代可悲的遺物，開始在消失。它還沒有死，遠遠得很。我們內閣總理的偽善的政府●還在這樣的胡作妄爲，工人代表蘇維埃新聞●還得要『非法的』出版，但是，除去對政府的恥辱，除去給它新的精神上的打擊，這種愚蠢的企圖『禁止』政府所沒有力量干涉的東西，是什麼也得不到的。

當非法的和合法的刊物之間的分別存在着的時候，黨和非黨的刊物的問題是極端簡單而又極端虛偽、畸形地解決的。所有非法的刊物都是黨的，由各個組織出版，由各個集團主持，它們和黨的實際工作者的集團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繫。所有合法的刊物都是非黨的，——因為黨性是被禁止的，——但是『傾向』於這一黨或那一黨。

不可避免的，就有了畸形的聯合，變態的「同居」，虛偽的掩護；想表示黨的觀點的人，不得不說些含糊其辭的話，和那些沒有成長到黨的觀點的人們，那些在本質上不是黨人的人們，底不徹底的或是懦怯的思想混淆在一起了。

這個伊索寓言的筆調，卑躬屈節的文字，奴隸的語言，農奴制度的思想的，可詛咒的時代！無產階級結束了這種窒息俄羅斯一切活生的新鮮的力量的醜惡行爲。但是無產階級目前只爲俄國爭取到一半的自由。

革命還沒有完成。如果沙皇制度「已經沒有」力量戰勝革命，那末革命也「還沒有」力量戰勝沙皇制度。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候，到處在在都看得到公開的、忠

● 指一九〇五年十月開始的革命運動。

● 指維特伯爵的政府。維特一九〇五年任內閣總理，採取緩和、麻痺革命運動的偽善政策。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運動發生，沙皇在十月底發表宣言承認言論、出版自由等等，就是這種偽善政策之一。

● 工人代表蘇維埃新聞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正式機關報，但是得秘密的出版，從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三十日）到十二月十四日（二十七日），共出十期。

實的、直率的、徹底的黨性，和地下的、掩蔽的、「外交辭令的」模稜兩可的「合法性」的不自然的結合。這種不自然的結合在我們的報紙上也看得到：不管古科夫先生<sup>●</sup>怎樣嘲罵禁止印行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溫和報紙的，社會民主黨的暴政，而事實仍然是事實，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無產者報<sup>●</sup>，仍然被關在「專制的」警察的俄國的門外。

無論怎樣，一半的革命逼迫我們大家趕快着手把事情進行新的整頓。文學現在能够，甚至『合法的』，十分之九是黨的。文學應當成爲黨的。針對着資產階級的習氣，針對着資產階級營業性的、生意經的出版事業，針對着資產階級文學上的地位主義和個人主義，『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唯利是圖，——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文學」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並且盡可能在更完全更完整的方式裏實現它。

這個黨的文學的原則含義是什麼呢？這不祇是說，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事業不能是個人或者團體謀利的工具，而且整個的說來，它不能是脫離總的無產階級事業的、個人的事業。打倒非黨的文學家！打倒超人的文學家！文學事業應當成

爲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爲一個統一的、偉大的、由整個工人階級全體覺悟的先鋒隊所推動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機器底「齒輪和螺絲釘」。文學事業應當成爲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底組成部分。

「一切的比喻都有缺陷」，德國的諺語說。我把文學比做螺絲釘，活的運動比做機器，也是有缺陷的。或許，甚至會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識分子因爲這樣的比喻大聲號叫起來，這個比喻降低了、僵硬了、「官僚主義化了」自由的思想鬪爭、批評的自由、文學創作的自由等等，等等。在實質上，這一類的號叫只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的表現。無可爭論的，文學事業最不允許機械的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的，在這種事業裏無條件地必須保證個人的創造性，個人的愛好的廣大的範圍，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大的範圍。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這一切只

● 古斯科夫，大工業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反革命政黨，十月黨的領袖。

● 無產者報是布爾塞維克的報紙，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根據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創辦的。黨中央委員會並且決議任命列寧主編。無產者報在日內瓦出版，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四日（二十七日）創刊。

說明了，無產階級黨的事業底文學部分不能和無產階級黨的事業底其他部分呆板地一樣看待。這一切並不能推翻那個對於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陌生而又奇怪的原則：文學事業應當必定要成爲和其他部分不可分離的聯繫着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底一部分。報紙應當成爲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文學家應當一定要參加黨的組織。

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販賣所——這一切都應當成爲黨的，負責任的。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應當監督這一切工作，掌握這一切工作，在這一切工作裏面，沒有任何例外的，帶進生氣蓬勃的無產階級事業底生氣蓬勃的活力，這樣，取消那種舊式的、半奧勃羅摩夫●式的、半生意經的俄國的原則——

「作者寫寫，讀者讀讀」——的一切地盤。

我們不是說，自然，這種被亞洲的檢查制度和歐洲的資產階級弄糟了的文學事業的改造，能够一下子做到。我們一點不是想宣傳什麼一色的制度或是用些條規來解決任務。不，在這個領域裏是最不能講公式主義的。問題在於使我們整個的黨，使全俄國整個覺悟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都認識到這個新任務，明白地提出它，處處地來着手解決它。擺脫了農奴制的檢查制度的束縛，我們不願意去而且也決不去做

資產階級生意經的文學關係的俘虜。我們要創造而且我們也一定會創造自由的出版事業，不僅在脫離警察壓迫而自由的意義上，而且也在脫離資本而自由，脫離地位主義而自由的意義上；——不但如此，而且也在脫離資產階級無政府的個人主義而自由的意義上。

最後這一句話好像是奇僻之論或是嘲笑讀者的話。怎麼！也許，某一位知識分子，自由的熱烈的擁護者，會叫喊起來。怎麼！你想叫像文學創作這樣精細的，個人的事情服從集體！你想，讓工人用多數表決來解決科學、哲學、美學的問題！你否認絕對個人的思想的創作底絕對自由！

——冷靜點，先生們！第一，我們說的是黨的文學和文學服從黨的掌握。每一個人都自由寫他願意寫，說他願意說的一切，沒有絲毫的限制。但是每一個自由的結社（黨也在內）也有自由開除那些利用黨的招牌來宣傳反黨觀點的份子。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應當是充分的。但是結社自由也應當是充分的。就言論自由講，我應該給



你充分的權利隨你高興的去叫喊、撒謊、寫作。但是就結社自由講，你應該給我權利吸收或是開除說這樣或那樣話的人。黨是自願的結社，它如果不清洗那些宣傳反黨觀點的黨員，就不可避免的要瓦解，起初在思想上，然後在實際上瓦解。確定黨的和反黨的界限，有黨綱、有黨的策略的決議和黨章，最後，有國際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的國際的自願結社全部經驗，它經常地吸收一些不完全徹底的、不完全純粹馬克思主義的、不完全正確的、個別的份子或者派別到自己的黨裏來，可是也經常地定期實行『清洗』自己的黨。我們也要，資產階級的『批評自由』的擁護者先生們，「在黨內」這樣子做：現在我們的黨馬上要成爲羣衆性的，現在我們處在突然轉到公開的組織的過渡時期，現在不可避免的會有許多不徹底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人，或許，甚至於有些基督教徒，或許，甚至於有些神祕主義者，要加入我們的黨。我們有堅強的胃，我們是堅如鐵石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消化得了這些不徹底的人們。黨內的思想自由和批評自由決不是叫我們忘記人們組織命名爲黨的、自由的結社的自由。

第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先生們，我們應當告訴你們，你們所說的絕對的自由